

苔/笺/小/札

梦里故乡心归处

张儒学

在县城工作多年,我偶尔回一次乡下老家,却不知道故乡是离我近或是远?

故乡的山山水水,还有风土人情,都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,总是那么清晰而温暖。走进村子,我发现一切变化得那么快,这次回来似乎又跟上次不同了,村里又多了几栋小洋楼,有的门前又多了一辆崭新的小汽车,仿佛每回乡下老家一次,记忆都得更新一次。

大哥说:“你又有一段时间没回来了,村里变化可大了。”

我说:“再大的变化,这也是我熟悉的故乡。”

虽然是熟悉的村庄,空气中弥漫童年时的味道,但因为有些变化,我还是忍不住问大哥:“那条新修的公路通往哪儿呢?”

大哥说:“那条公路是才修的,是从县城直达上面那最偏远的一个小镇。”

这时,我看见那边又有一幢新修的小洋楼,我又问道:“那幢楼房是哪家的,修得这么漂亮?”

大哥笑了说:“那幢小洋楼呀,是在外打工多年挣了钱的刘大柱修的,确实修得漂亮。”

抬眼望去,村庄里变得干净整洁,仿佛看上去跟镇上差不多,但又比镇上多了些田园风味,更多了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。那田野上的各种形状的田块不见了,却变成了大片大片的蔬菜基地,一个个高高的白色大棚布满田间。

我又问道:“那片菜地是谁承包的?”

大哥说:“那片土地是本村刘老三承包的,他以前在县城开了多年面馆,去年却回来承包了这片土地种蔬菜,他说在家乡承包土地种蔬菜,比在县城开面馆挣钱稳当些。”

那些曾经一起玩耍的小伙伴,如今都已各奔东西,有的在外面工作,有的在城里经商,有的在沿海打工,也有的在家种地……他们的印象在我脑海中渐渐模糊,只留下一些零星的片段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偶遇几位儿时的玩伴,往日我们的天真烂漫似乎没有了,他们的面容已略显沧桑,但那份纯真的笑容依旧如初。我们相视一笑,再寒暄几句。他说:“你好久回来的?”

我说:“刚到,今天周末,我回来看看。”他说:“你在城里工作忙不?”我说:“也不是很忙,每天上班都是那些事。”除此以外,似乎没有过多的话语,所有的亲密无间都付诸岁月,剩下的是彼此十分礼貌的问候。

我回到家里刚坐下,和我一起玩到大、小名叫“黑狗”的朋友来了。他之所以叫“黑狗”,是他出生时小名叫“狗娃”,而且长得黑乎乎的,大家便叫他“黑狗”。“黑狗”手里提着一袋李子,脸上带着一丝拘谨的笑容说:“云娃,你回来了啊?”这么多年了,“黑狗”仍记得我的小名,而我也仍叫他的小名“黑狗”。我赶紧迎上去,像小时候一样,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:“‘黑狗’,快进来坐。”“黑狗”却站在门口没动,只是把李子递过来,十分客气地说:“这是我刚从李子树上摘的,给你尝尝吧。”我接过李子,想和“黑狗”聊一会,可不知聊什么?想到以前我俩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,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

因为老家只有大哥在,大哥却像迎接客人一样,把屋里扫得干干净净。大哥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,家里只有大哥和大嫂。大嫂赶忙弄饭,而大哥却陪着我一边喝茶一边聊天。在大嫂忙了一阵后,为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。大哥还拿出一瓶好酒说:“这是今年过年时,你侄儿从外面买回来的,我平时没舍得喝,今天你回来了,今晚拿出来我两兄弟把它喝了。”

随后,我吃着大嫂弄的好菜,喝着大哥的好酒,心里却美滋滋的。大哥边喝酒边给我讲乡村发生的故事,讲得十分仔细认真,生怕我听不懂。

晚上,大嫂给我把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,还换上干净的被子。

大哥说:“家里的条件比不上你们城里好,今晚你将就着点睡吧。”

我说:“大哥,你还真把我当客人了,这儿也是我家呀。”

大哥笑了说:“对,这就是你的家,以后多回来玩吧。”

这一夜,我感觉到故乡特别的宁静而温馨,仿佛什么也不用去想,所有的都像被故乡的亲情感,只剩下一个真实的自己,我又像小时候一样睡得特别的香。

第二天,在我回县城时,黑狗却提着半尼龙口袋土豆,早早地在村口我停车的地方等着我。

他见我来了,笑着说:“这土豆是我昨天刚从地里挖出来的,很新鲜也是绿色食品,今年我地里的土豆种得多,你带些回去吃吧。”他边说边把土豆放进我小车的后备箱,我说:“你有时间进城来我家里玩,我俩好好聊聊小时候的故事。”黑狗点头说:“好,有时间我一定来。”

直到我车开出去了好远,我透过车窗看见,黑狗还站在那里望着我,因为隔得很远我没看清他此时的表情。

此时,我才真正感觉到故乡没有变,乡亲们没有变,我也没有变,更不是我和他们有了距离,而是他们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和我交流,话语中依然充满着浓浓的亲情和乡情……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重庆市大足区作协副主席)

蕉窗漫笔

慢豆腐,长日子

如云

到乡下的农家乐吃饭,最后一碗青菜豆腐汤被端上来了。这道菜不复杂,绿色的青菜漂浮在汤面上,叶子吸收了汤汁,显得油亮;白嫩的豆腐切成了小四方块,在汤里轻轻地晃动,像是一块块温润的玉石。汤色清亮,几滴猪油香在空中飘散,香味鲜灵。

农家大伯笑说:“这是今天早上刚做的豆腐,你们尝尝,比外面卖的要嫩。”接着便给我舀了一勺豆腐。轻轻吹一口,豆腐就化开了,带着淡淡的豆香味。我说:“这是我今年吃到最好吃的豆腐。”大伯也笑着说:“好吃就好,做豆腐是个细致活,不能急。”接着,大伯又说,为了做豆腐我都要在头一天晚上把黄豆泡上,清水淘洗去掉灰尘、砂石等杂质,泡到黄豆变得饱满,一捏就会碎裂。第二天一早把泡好的黄豆倒进石磨里,加水慢慢磨出豆浆来,过滤掉豆渣之后,再把豆浆倒进大铁锅里用小火煮,等到出现细密泡沫的时候,加入卤水,看着豆浆慢慢变成豆腐脑;最后,把豆腐脑倒入铺有纱布的木框中压住重物,让水分慢慢流出,打开纱布就可以得到洁白的豆腐了。每一步都必须注意,火大了会糊,卤水太多豆腐就会变硬,压得过紧也不行,一定要恰到好处。大伯说的时候,眼里满是对这份做豆腐手艺的珍爱。

白净温润的豆腐,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君子。古人说它“甘咸不及,清素自守”,不张扬,不浓烈,却有自己的风骨。做人要平和无害,但也要透彻。有人说豆腐性子软,容易受气,被人欺负。因为它是柔软的,没有肉类那么有嚼头,也没有蔬菜那么有韧劲,轻轻一压就会变形,稍不注意就会碎裂,就像那些性情温和、不愿与人争执的人一样,总是被忽视、被亏待。

提起豆腐,就想到汉代的淮南王刘安。据说豆腐是他无意间发明出来的。当年刘安在淮南炼丹,但一直都没有成功。在一次炼丹的过程中,他把石膏点进豆浆里,结果豆浆就凝结成了一块一块的,尝起来很香很嫩,意外地发明了豆腐。不经意的发现,给世人留下了一份传承千年的美味佳肴。刘安大概没有想到自己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,最终因为一碗朴实无华的豆腐而被后人所记住。豆腐也像刘安的这次“意外之得”,表面平平无奇,实则蕴含着无限可能。

除了刘安,宋代“美食家”苏轼也值得一提,他虽然一生坎坷,但是对豆腐却情有独钟。被贬黄州期间,苏轼生活十分艰难,他经常自己做豆腐吃。他还写过“煮豆作乳脂为酥,高烧油烛爇蜜酒”的诗句,记录自己做豆腐的乐趣。苏轼认为,豆腐虽朴实无华,但在清苦的生活里也可以得到安慰。他的一生就像豆腐一样,历尽磨难之后仍然保持温润豁达的态度。无论被贬到什么地方,他都可以在粗茶淡饭中找到乐趣,在平淡生活中活出滋味,这就是豆腐般的君子之风。困顿之中不失本心,平淡之下藏有力量。

思绪飘远,忽然想起小时候,我最喜欢的不是清汤寡水的青菜豆腐汤,而是重油重辣的麻婆豆腐。外婆常说,我吃得不够清淡,但每次还是宠爱地给我做麻婆豆腐。

记得小时候,我最喜欢站在灶台边看外婆烧麻婆豆腐,只见她先把豆腐切成小块,用水煮一下去除豆腥味;然后起锅放油,加入豆瓣酱、花椒、辣椒炒出香味后,再放入肉末翻炒至变色;接着把豆腐放进去,加一点清水,用小火慢慢炖几分钟,使豆腐吸收汤汁的味道;最后勾上一层薄芡,撒上葱花,一碗麻辣鲜香、热气腾腾的麻婆豆腐就做好了。豆腐吸饱了麻辣的汤汁,咬一口,外皮有点韧性,内里还是滑嫩的,麻辣的味道在舌尖炸开,却不刺鼻,越吃越香,我每次都可以吃下两碗饭。

那时候觉得,麻婆豆腐才是豆腐最好的归宿,把豆腐的“软”和麻辣的“烈”结合在一起,让豆腐从以前容易被忽视的“小透明”变成了一道美味佳肴。

而今天,我尝到了农家大伯的青菜豆腐汤之后才明白,不论是重油重辣的麻婆豆腐,还是清淡爽口的青菜豆腐汤,都包含了豆腐最本真的味道。

人生也如此,有人喜欢热烈张扬,有人偏爱平淡安稳,没有对错之分,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可以像豆腐一样清心寡欲,可以像豆腐一样随遇而安,可以像豆腐一样在风雨中展现韧性,坚守本真。这,大概就是农家大伯所说的“豆腐要慢慢做,日子要慢慢过”的意思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心香一瓣

妈妈做的扬州炒饭

刘德

扬州炒饭,在现在看来是很平常的一种炒饭。

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们的物质生活并不丰富,连油、肉、粮、布等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供应。生活虽然有些清苦,但大家的生活态度还是乐观的。而扬州炒饭,在当时算是很好的一种炒饭了。

记忆中,我所吃过的第一顿扬州炒饭,是妈妈亲手给我做的一顿病号饭。

记得那年冬天,特别寒冷,我才六岁,但已经上一年级了。上学的时候,班上一位同学由于中午趴在教室睡午觉而着了凉,得了重感冒,又因他没有及时地治疗,所以导致班上大部分同学不同程度地患上了感冒,我也没能逃过这次感染。

回家后,我就出现了流鼻涕、头疼、口干等十分难受的症状。妈妈见到我这种情况,主动给我的班主任请了假,让我在家里休息两天。

在家休息的日子里,由于感冒,始终没有胃口。因此,妈妈急得不行,便想办法为我做了一顿美味的扬州炒饭来吃。

妈妈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些青豆和玉米,又从家里找出珍藏了半年的午餐肉罐头,猪油则是过年时外婆送给我们家的那罐纯粹土猪油熬成的化油。

当妈妈在厨房里给我做饭的那个时候,满屋奇香,直冲我鼻孔而来,馋得我口水长流。

当妈妈把炒饭端到我面前的那一刻,我的感冒症状似乎突然消失了,精神也为一振。

看到我狼吞虎咽地吃完那一大碗扬州炒饭时,妈妈开口笑了,笑得好慈祥、好温柔。

多年以后,当我在外面餐馆吃着不同口味的扬州炒饭时,却始终找不到小时候的那种美味的感觉。

那些扬州炒饭,都没有妈妈做的好吃。但妈妈老了,手也开始颤抖了,我不忍心请妈妈再为我做一次扬州炒饭。

但是,每每想起小时候,妈妈为我做的那顿特别的扬州炒饭,我的心里满是暖暖的,香香的!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分局)